



## 国际法委员会

### 第六十八届会议

2016年5月2日至6月10日和

7月4日至8月12日，日内瓦

## 长期工作方案

### 考虑到根据嗣后情况发展对 1996 年编订的专题清单的审查 结果提出的可能审议的专题

#### 秘书处编写的工作文件

#### 增编

##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2
二. 附有简要解释性说明的可能专题清单.....	2
A. 一般法律原则 .....	3
B. 与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际法主体或此类主体相互间缔结的国际协定.....	6
C. 国家的承认 .....	9
D. 陆地边界的划定和标定 .....	13
E. 国际法下的补偿 .....	16
F. 国际法中的证据原则 .....	18
附件	
关于今后可能专题的提案和建议.....	21



## 一. 引言

1. 在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确定有必要对委员会工作进行一次系统审查并对委员会未来可能审议的专题进行调查。考虑到工作组的意见，并考虑到上一次说明性专题大纲<sup>1</sup>是在1996年拟订的，委员会请秘书处：(a) 根据嗣后情况发展对1996年拟定的清单进行审查；(b) 在本五年期结束前编制一份可能专题清单，并附有简要的解释性说明。<sup>2</sup>在提出这一请求时，有一项谅解，即工作组会继续审议成员们还可能提出的任何专题。<sup>3</sup>

2. 在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秘书处按照委员会请求的第一项内容，编写了一份工作文件，对1996年大纲进行了审查，既回顾了历史，也展望了未来(A/CN.4/679)。

3. 本增编主要讨论委员会请求的第二项内容，按照委员会的请求，开列了一份有六个可能专题的清单，同时附有简要的解释性说明。解释性说明提供简短的介绍和背景说明、对现行做法的概述以及一个简短的文献目录；为保持篇幅简短，脚注尽量能少则少。增编还载有一个附件，根据工作文件(A/CN.4/679)，以表格形式列出了多年来提出的关于未来可能专题的提议和建议。以下所列六个可能专题正是选自这份单子上的提议，包括多个提议的组合。

## 二. 附有简要解释性说明的可能专题清单

4. 提出以下六个专题供委员会审议：

- (a) 一般法律原则；
- (b) 与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际法主体或此类主体相互间缔结的国际协定；
- (c) 国家的承认；
- (d) 陆地边界的划定和标定；
- (e) 国际法下的补偿；
- (f) 国际法的证据原则。

5. 这些专题的提出考虑了委员会挑选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的标准，即：各国的需要、国家实践足够先进、可行且具体。委员会还表示愿意不局限于传统专

---

<sup>1</sup> 《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二。

<sup>2</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9/10)，第271段。

<sup>3</sup> 同上。

题，也会考虑反映国际法中新发展的专题及整个国际社会迫切关注的专题。<sup>4</sup>所建议专题的背景各不相同。有些专题，委员会曾作过讨论，或讨论过其不同表述形式，而另一些专题，在委员会工作过程中曾有过提议或建议，但未进一步阐述。“国家的承认”和“陆地边界的划定和标定”属于前一类，其他四个拟议专题基本属于后一类。

6. 专题介绍及附件沿用了委员会网站上更新后的《国际法委员会工作分析指南(1949-1997)》的结构。<sup>5</sup>有两个专题涉及“国际法的渊源”，其余四个专题分别涉及“国际法的主体”、“国际空间的法律”、“国际关系/责任的法律”和“争端的解决”。如委员会要选定其中任何专题进行审议，如何进行当然由委员会决定。在文后的解释性说明中提出建议主要是为了指出可供委员会采用的可能行动路径。

## A. 一般法律原则

7. 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确定的三个国际法渊源之一。<sup>6</sup>该款列出的其他两个渊源——条约和习惯国际法，界定更加明确，在国际实践中的发展程度更高。相比之下，一般法律原则的范围仍不明晰，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适用时也更为谨慎，国际法院尤其如此。

8.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的措辞“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与《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的措辞相同。起草该条款的法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对其曾有过一些争论，争论特别多的是关于有无可能将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原则直接移植到国际法中的问题。<sup>7</sup>这种早期的不确定性以及类似的疑问和困难，仍然影响着国际法的这一渊源的确定和适用。此外，一般法律原则并不总能与国际法的其他渊源作明确区分，该词有时也被用于含指国际法的一般原则。<sup>8</sup>

<sup>4</sup> 《199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3页，第553段。委员会曾表示：(a) 专题应反映各国在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面的需要；(b) 专题在国家实践的阶段性方面应足够先进，以容许进行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c) 专题在进行逐渐发展和编纂方面应具体且可行。

<sup>5</sup> 《国际法委员会工作分析指南(1949-1997)》，ST/LEG/GUIDE/1(1998年，纽约，联合国)，可查阅 <http://legal.un.org/ilc/guide/gfra.shtml>。

<sup>6</sup> 作为国际法渊源，一般法律原则在早于《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约》的一些仲裁决定中曾被多次提及。例如，1905年 Antoine Fabiani 案中法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仲裁将这些原则界定为“大多数立法中常见的规则或各种学说所教导的规则”，见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十卷，第83页，具体出处见第117页。

<sup>7</sup> 见 Giorgio Gaja,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可查阅 [www.mpepil.com](http://www.mpepil.com)。另见 Vladimir-Djuro Degan,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 Source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 (1992), p. 1-102。

<sup>8</sup> 见 A/CN.4/659 (意见 30)。

9. 委员会未曾深入研究一般法律原则，但在工作过程中曾有多次提及。在 1949 年《国际法概览》中，委员会指出，《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顺利完成了对国际法渊源的编纂，并承认，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院将援用的三个主要渊源之一。<sup>9</sup> 其后，委员会在讨论其他专题时经常审议一般法律原则，但未将其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渊源加以审视。<sup>10</sup> 例如，在 1971 年审查其长期工作方案的过程中，委员会在审议领土主权可能的限制时审议了关于领土主权的一般法律原则，<sup>11</sup> 并在审议国家责任时审议了关于不可抗力的一般法律原则。<sup>12</sup>

10. 在国家实践和国际法理中，诉诸一般法律原则的情况很常见。尽管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判例法援引一般法律原则的时候不多，但其他法院和法庭特别是各国际性刑事法庭、仲裁法庭和地区法院，在其判例中更频繁地运用这一国际法渊源。在程序、刑事和商业事项方面，诉诸一般法律原则的情况尤为突出。

11.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关于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的提法，使国际法的这一渊源稳稳植根于各国国内法，并使一般法律原则区别于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或道义原则。<sup>13</sup> 不过，这种区分并非总能在案例法和文献中得到明确的保持。此外，识别一般法律原则的方法尚未发展到识别条约和惯例法规则那样的程度，也没有那样明晰。国际法理学和学术研究界表示，确定一般法律原则的实质内容涉及的任务可能极为广泛深远。因此，委员会不妨考虑采取类似于在“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专题上采用的那种方法，这样即可设法就确定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和内容提供实践指导。

12. 如委员会有意采取这样的做法，则可以分析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对一般法律原则的审议情况，设法查明《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适用背后的各种问题。尽管围绕“文明”各国这一有问题的提法的争论现已大体平息，但案例法和各种文献<sup>14</sup> 提出了若干遗留问题，例如：在数量庞大的国家和各种不同法系中识别一般法律原则难度较大；任何这类法律原则都具有内生的笼统性；这些原则可否直接移植到国际一级；一般法律原则的作用常常在于为国际法其他

<sup>9</sup>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工作的国际法概览》，A/CN.4/1/Rev.1，第 33 段。

<sup>10</sup> 例如，见 A/CN.4/1/Rev.1，第 36、45、49 和 71 段；A/CN.4/245，第 244、300 和 412 段。另见 A/CN.4/659，意见 30，第 36 页，以及相关脚注 135 和 136。

<sup>11</sup> A/CN.4/245，第 50 段。

<sup>12</sup> A/CN.4/315，第 9 段。

<sup>13</sup> Pellet, A, “Article 38” in Andreas Zimmermann, Christian Tomuschat, Karin Oellers-Frahm (eds.)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76, para. 252.

<sup>14</sup> 同上，第 766 页。

渊源“填补空缺”；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法的合意性有何关系；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及国际法其他渊源有何关系。

简要参考书目

Anzilotti, D., *Corso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3rd ed. (Cedam – Padova, 1955), pp. 106-107.

Bassiouni, M.C.,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 (1989-1990), pp.768-817.

Cheng, B.,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s Applied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London, Stevens, 1953).

Degan, V-D.,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 Source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1992), p. 1-102.

Fitzmaurice, 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Rule of Law”,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vol. 92 (1957-II), pp.1-227.

Gaja, G.,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vailable at: [www.mpepil.com](http://www.mpepil.com).

Guggenheim, P.,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nd ed. (Geneva, Librairie de l'Université, 2013), pp. 291-312.

Kelsen, H. and Tucker, R. W.,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6), pp. 538-543.

Lauterpacht, H., *Private Law Sources and Analog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27), pp. 60-71.

McNair A.,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Recognized by Civilized Nations”, *BYBIL*, vol. XXXIII (1957), pp. 1-19.

Pellet, A., “Article 38” in Andreas Zimmermann, Christian Tomuschat, Karin Oellers-Frahm (eds.)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77-782.

Rousseau, C.,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 Editions A. Pedone), vol. I (1944), pp. 889-901.

Schlesinger, R. B., “Research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recognised by civilized nations”, *AJIL*, vol. 51 (1957), pp.734-753.

Thirlway, H,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93-115.

Tunkin, G.I.,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4), pp.190-203.

Verdross, A., *Völkerrecht*. 5th ed. (Vienna, Springer Verlag, 1964), pp. 22-24, 43-44, 147, 151, 160 and 164.

Weil, P.,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n quête de son identité”, vol. 237, *Recueil des cours* (1992), pp.13-169.

De Wet, E., “Judicial Review as an Emerging 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47 (2000), pp. 181-210.

## B. 与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际法主体或此类主体相互间缔结的国际协定

13. 关于与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际法主体或此类主体相互间缔结的国际协定问题，委员会在探讨条约法时对此未有定论。<sup>15</sup>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国家和由国家建立的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可作为国际法的主体。<sup>16</sup> 然而，关于哪些实体是国际法的主体，这一点并无共识。此外，关于此类实体哪些具有法律能力，可相互间或与国家及(或)国际组织订立在国际法下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这一点也有不同意见。不过，当代国际实践中确实存在非国家行为体缔结的协定。<sup>17</sup>

14. 在其关于条约法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委员会采取的立场是：“国际法的其他主体”（后来成为《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条的条款草案曾有提及），是指国际组织、罗马教廷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订立条约的其他国际实体，如

<sup>15</sup>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55卷，第18232号，第331页；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第三条，A/CONF.129/15(尚未生效)。

<sup>16</sup> 如下文所述，委员会本身在其关于条约法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就是这样确认的：《1962年……年鉴》，第二卷，第162页，A/5209号文件，第二章，第二节。A/CN.4/245，第262-266段。更宽泛而论，例如：见 C. Walter,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Encyclopedia...*, 可查阅 [www.mpepil.com](http://www.mpepil.com); M. Noortmann, A. Reinisch and C. Ryngaert (eds.) *Non-St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Hart, 2015)。

<sup>17</sup> 关于类型问题，例如：见 Y. Le Bouthillier and J.-F. Boni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between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other than States” in Corten, O. and Klein, P., *The Vienna Conventions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 Commentary*,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1-76, and Grant, T. “Who Can Make Treaties? Other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Hollis, D. B. (ed.), *The Oxford Guide to Trea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25-149.

叛乱分子”。<sup>18</sup> 此外，委员会对“国际法的其他主体”一语的理解是，“主要是为了涵盖国际组织，消除关于罗马教廷的任何疑问，并为更多特殊情况，如已获得某种承认的叛乱团体留下余地。”<sup>19</sup> 不过，委员会认为，该短语并不包括“个人或根据国内法创建的公司，因为他们既不具有订立条约的能力，也不具有订立由国际公法规范的协定的能力”。<sup>20</sup>

15. 委员会已处理了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问题，目前似宜对与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际法主体或此类主体相互间缔结的国际协定所适用的制度加以澄清。

16. 公司以及“叛乱团体”以外其他可能的国际法主体，包括土著人民和非政府组织，它们订立国际协定的法律能力目前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承认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17. 虽然外国公司已经并将继续与各国订立多种具有约束力的协定，但这些协定在多大程度上由国际法规范也存在理论上的分歧。

18. 此外，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一些武装团体即便未被正式承认为叛乱运动，却因和平谈判而与国家订立书面协定，有时还参加涉及联合国或第三国的国际化政治进程。<sup>21</sup> 也有国家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土著人民、其他国家下属的联邦实体、非自治领土等其他实体缔结协定。这方面的实践各不相同，开展审查和澄清工作定将有助于从法律上对这些协定进行分类。

19.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条对这些协定的法律效力及独立于该《公约》以外的任何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适用问题未有定论。《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第三条中有与之几乎完全相同的条款，明确预期可能会有“当事方为一个或更多国家、一个或更多国际组织和一个或更多不是国家或组织的国际法主体的国际协定”。此外，该条还规定，将这些协定排除在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应不影响这些协定的“法律效力”，不影响《公约》“所载规则”根据独立于《公约》以外的规则而适用。

20. 委员会在着手研究这一法律领域时，不妨确定将工作专注在哪些“其他国际法主体”上，同时铭记委员会先前采取的以下立场：“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

<sup>18</sup> 《1962年……年鉴》，第二卷，第162页；A/5209号文件，第二章，第二节；A/CN.4/245，第262-266段。

<sup>19</sup> 同上，第164页。

<sup>20</sup> 同上，第162页。

<sup>21</sup> 见《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第一条第一款，1977年6月8日，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25卷，第17513号，第609页；“反叛运动”一词是《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10条的用语，《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0页。

际法主体”的提法“在范围上[比‘实体’一词]窄得多，其所能讨论的余地也非常有限”。<sup>22</sup> 不管怎样，委员会不妨审视两部《维也纳公约》中有哪些规则可适当运用于所涉协定，并确定有哪些部分不可适用。委员会也不妨审议条约法方面与缔结方式、解释、“条约必须遵守”及不援引国内法有关的统摄性规则，还可以确定其他独立于上述两部《公约》而适用于相关协定的规则。这样的研究也有益于未来审议该问题的任何其他方面，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还有益于审议国家或国际组织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责任这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委员会 2001 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33 条第 2 款及 2011 年《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对此都没有定论。

#### 简要参考书目

Alfredsson, G., “Indigenous Peoples, Treaties with”, *Encyclopedia...*, available from [www.mpepil.com](http://www.mpepil.com).

Arato, J. “Corporations as Lawmakers”,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56 (2015), pp. 229-295.

Aust, A.,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6-70.

Bell, C., *On the Law of Peace: Peace Agreements and the Lex Pacificator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7-161.

Boyle, A. and Chinkin C.,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1-97.

Corten, O. and Klein, P., “Are Agreements between States and Non-State Entities Roo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Cannizzaro, E. (ed.), *The Law of Treaties Beyo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24.

Di Marzo, L., *Component Units of Federal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Maryland, Sijthoff & Noordhoff, 1980).

Duncan, H. B., “Why State Consent Still Matters: Non-State Actors, Treaties, and the Changing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3 (2005), pp. 137-174.

Gazzini, T., “A unique non-State Act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Discourse*, vol. 4 (2010), pp. 32-46.

<sup>22</sup>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条款(草案)》第 3 条的评注，《1982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63 段。

Grant, T. “Who Can Make Treaties? Other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Hollis, D. B. (ed.), *The Oxford Guide to Trea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25-149.

Karavias, M., “Treaty law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ore than internationalized contracts?”, in Tams, C. J., Tzanakopoulos, A. and Zimmermann, A.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Law of Treati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597-624.

Lachs, M., “Les traités multilatéraux et le problème des sujets de traités”, in “Le développement et les fonctions des traités multilatéraux”, *Recueil des cours*, vol. 92 (1957-II), p. 229, at pp. 257-272.

Le Bouthillier, Y and Bonin J-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between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other than States” in Corten, O. and Klein, P., *The Vienna Conventions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 Commentary*,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1-76.

Lindblom, A-K.,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at pp. 487-510.

Noortmann, M, Reinisch A. and Ryngaert, C., (eds.) *Non-St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Hart, 2015).

Opeskin, B. R., “Federal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43 (1996), p. 353, at pp. 364-368.

Plakokefalos, I., “Treaties and Individuals: of Beneficiaries, Duty-Bearers, Users, and Participants”, in Tams, C. J., Tzanakopoulos A. and Zimmermann A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Law of Treati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625-653.

Schusterschitz, G., “European Agencies as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vol. 1 (2004), pp. 163-188.

Walter, C.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Encyclopedia...*, available from [www.mpepil.com](http://www.mpepil.com).

## C. 国家的承认

21. 多年来，对承认在确定国家地位方面的作用的思考一直不少。1949年，国家的承认基于1949年概览被列入委员会选定的编纂专题。<sup>23</sup> 列入的前提是，该专题“……从实用角度来看，是最重要的国际法问题之一”。<sup>24</sup>

<sup>23</sup> 《1949年……年鉴》，第16段。

22. 委员会尚未开始审议该专题，主要障碍是一直存在一种看法，认为该专题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色彩太浓，不适合编纂。<sup>25</sup> 这些顾虑早在 1949 年该建议被提出时就很明显。<sup>26</sup> 不过，正如 1949 年概览所指出的：

“……[这样一种]观点与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国际实践所显示的情况相反，如照此行事，很可能会有悖于国际法在国家间国际关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方面的权威和效力。如果认为国家的崛起和各国参与国际交往的能力这样的问题不关乎法律义务而可随意主观裁量，那似乎不符合国际法的权威。”<sup>27</sup>

23. 尽管担心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但这并未阻止委员会多次处理或提及该专题的某些方面。例如，委员会曾考虑在其 1949 年通过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中列入一个关于承认的条款；<sup>28</sup> 在审议“条约法”、“特派任务”及“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等专题时也曾提及国家的承认，尽管并不深入；<sup>29</sup> 最近在就“条约保留”专题开展工作时又再次提及。<sup>30</sup> 在以上这些时候，委员会虽然拒绝更全面地审查适用于承认的各项规则对手头处理事项的影响，但每次都在不同程度上暗示可能最终会将该专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24. 国家的承认问题仍然具有话题性和时代关联性。在 1949 年概览发布以后的数十年里，随着更多国家的诞生，包括在非殖民化这一特殊情况以外出现了大量的法律实践和发展。1971 年国际法概览指出：“这一主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确，在一个主要由独立国家组成的社会里，承认行为似乎不大可能在什么时候失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sup>31</sup>

25. 1949 年概览列出了以下可能审议的法律问题：“使一个群体有权得到承认的国家地位方面的要求；承认(或不承认)在诸如管辖豁免、国家继承、外交往来等事项上的法律效力；有条件承认的可接受性及可能的后果；承认的追溯效力问题；

<sup>24</sup> A/CN.4/1/Rev.1, 第 40 段。

<sup>25</sup> 上一次提出审议该专题是在 1990 年代末。见 A/CN.4/679 第 20 段的讨论。

<sup>26</sup> A/CN.4/1/Rev.1, 第 42 段(“认为承认问题属于政治而非法律范畴这一普遍观点，一直是无法或不愿将编纂工作扩大到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最常出现的核心内容之一的主要原因”)。

<sup>27</sup> 同上。

<sup>28</sup> 见 A/CN.4/245, 第 60 段。

<sup>29</sup> 同上, 第 61-63 段。

<sup>30</sup> 准则 1.5.1 草案将不予承认的声明这一附属事项排除在准则草案的适用范围之外，这种声明是指一国明示，该国参加一条约并不意味着承认该国不承认的某一实体。这种立场的“基本考虑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不承认，而与作出保留的权利相比，这一问题则属于次要问题”。见准则 1.5.1 草案的评注第(1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增编》(A/66/10/Add.1)。

<sup>31</sup> A/CN.4/245, 第 65 段。

默示承认的各种方式；事实承认和法律承认的不同法律效力；关于不承认的理论和实践的法律后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集体承认范畴”。<sup>32</sup> 1949年概览提出的其他初步问题涉及在专题范围内与对政府的承认问题以及交战问题之间的关系。

26. 在增加了集体“不承认”的法律效力这一问题后，问题清单仍然大致恰当。此外，进行当代分析必然需要考虑到《联合国宪章》发挥作用以及诸如《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sup>33</sup>等方面所宣示的主要国际法原则的法律效力，并考虑到最近的案例法。与排除交战问题相比，完全避免至少审议对政府的承认的某些方面可能更难，交战问题也许最好作为单独的议题审议。

27. 此外，1971年概览还建议委员会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法，可为此在承认行为的性质与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之间作出基本区分。<sup>34</sup> 这种做法也许可行，进而可限制对前者的审议（也许可限于审议国际法下对承认的自由已有的可能限制问题），而主要侧重于对后者的审议。

#### 简要参考书目

Ando N., “The Recognition of Governments reconsidered”,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8 (1985), pp. 29-46.

Antonowicz, L., “On the Nature of Recogni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Pol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 (1976), pp. 217-224.

Blix, H. M., “Contemporary Aspects of Recognition”, *Recueil des cours* (1970-II), pp. 587-704.

Broms, B., “States”, in Bedjaoui M. (ed.), *International Law: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Paris, UNESCO; Dordrecht, Nijhoff, 1991), pp. 41-66.

Brownlie, I., “Recogni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Macdonald, R. St. J. and Johnston, D.M. (eds.), *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Boston, Nijhoff, 1983), pp. 627-641.

Crawford, J.,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p>32</sup> A/CN.4/1/Rev.1, 第42段。

<sup>33</sup> 1970年10月24日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

<sup>34</sup> A/CN.4/245,第66段(“不过,也许宜在基本的承认行为本身与其适用或执行之间作出区分。”)。

- Crawford, J., "The Criteria for Statehood in International Law", *BYBIL*, vol. XLVIII 48, 1976-1977, pp. 93-182.
- Devine, D.J., "Recognition,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1984), pp. 18-34.
- Dugard, J., *Recogni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ambridge, Grotius Publications, 1987).
- Grant, T.D., "States newly ad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Some Implications",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39 (2000), pp. 177-192.
- Halberstam, M., "Recognition, Use of force, and the Legal Effe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under the Revised Restatement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Law Review*, vol. 19 (1984), pp. 495-522.
- Hillgruber, C., "The Admission of New State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JIL*, vol. 9 (1998), pp. 491-509.
- Kato, L. L.,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Some Thoughts on Traditional Theory, Attitudes of and Practice by African States",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1970), pp. 299-323.
- Kherad, R., "La reconnaissance des états issus de la dissolution de la République socialiste fédérative de Yougoslavie par les membr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Revue g é n é r a l 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101 (1997), pp. 663-693.
- MacChesney, B., "Recognition of States and Governments", *U.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 62 (1980), pp. 690-700.
- McWhinney, E., "New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New Thinking on Recognition and State succession", *Chi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ffairs*, vol.16 (1997-98), pp. 33-49.
- Morrison, F. L.,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A Functional Reappraisal",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34 (1967), pp.857-883.
- Menon, P. K., *The Law of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Basic Principles*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94).
- Murphy, S. D., "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States and Governments", *ICLQ*, vol. 48 (1999), pp. 545-581.
- Peterson, M. J., "Recognition of Governments should not be abolished", *AJIL*, vol. 77 (1983), pp. 31-50.

Rosenne, S., “Recognition of Israel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1948”, *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vol. 13 (1983), pp. 295-330.

Ruda, J.M., “Recognition of States and Governments”, in Bedjaoui M. (ed.), *International Law: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Paris, UNESCO; Dordrecht, Nijhoff, 1991), pp.449-465.

Shaw, M., “Legal acts of an unrecognised entity”, *LQR*, vol. 94 (1978), pp. 500-505.

Talmon, S., *Recognition of Govern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overnments in Exi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Van der Vyver, J. D., “Statehood in International Law”,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5 (1991), pp. 9-102.

Verhoeven, J., *La reconnaissance internationale dans la pratique contemporaine: les relations publiqu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A. Pedone, 1975).

#### D. 陆地边界的划定和标定

28. 领土划界涉及界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陆地边界，规定各自主权的空间界限。稳定与确定的陆地边界是相邻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关系的根本。澄清管理领土划界的规则、原则和方法，可为愿意着手划定其陆地边界的国家提供帮助，并可在发生争端时引导它们和平解决争端。

29. 确定陆地边界一般涉及几个阶段，主要是划界和标界。正如国际法院所指出的，划界“顾名思义”是指划定边界，而标界则指以先前的划界为前提，将边界在地面上标出。尽管确定陆地边界(即领土划界)的问题在形式上有别于与土地主权(即领土所有权)有关的问题，但它们密切相关，因为后者决定了前者，两者最终都会导致边界线的确定。任何划界，最后都是对位于这条界线两侧的土地进行划分。标界为最后步骤，是将边界线在地面上标出的技术工作，其后可能还有沿边界设置实体边界点。

30. 1949年和1971年的概览提出了更宽泛的“国家的领域”专题，承认了这一问题对各国的重要性以及大量已有的国家实践。按照两份概览的界定，该专题涉及一系列与领土的获取方式有关的问题，也涉及与行使领土主权的具体限制有关的问题。委员会当年没有着手审议该专题，因为它认为该专题与其他专题相比并不适合立即编纂。

31. 自1949年和1971年的概览发布以来，新国家陆续出现，继续引发若干与边界界定有关的问题。此外，若干领土争端被提交到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特别是国际法院，导致涵盖该事项法律问题的案例法增加。相对而言，这方面的各国实

践及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判例已得以确立。此外，技术发展带来了新的划界和标界方法，澄清这些新技术所涉的法律问题应该是有益的。

32. 与先前两份概览提出一系列问题的情况相反，委员会可以只处理这些问题中的一小部分，仅限于陆地边界划定和标定适用的法律原则，以便指导和协助各国政府处理相关问题。这种做法可仅限于针对适用于划界和标界技术层面工作的现有法律原则。国家实践已大量存在，此外还有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若干裁决。案例法处理了大量与领土所有权有关的问题，包括此种所有权的证据——“有效控制”（某国对某领土有效行使属地管辖权），还包括有效控制与所有权的关系。

33. 关于陆地边界争端的案例法中审议的若干问题涉及诸多方面，包括领土主权概念、所有权的不同类别（包括与殖民所有权的有效性或依法保有原则有关的问题）、划界条约的法律机制以及与法定所有权的证据有关的问题，例如地图或政府出版物的证据价值。此外，案例法还澄清了行使有效统治的关联性和法律后果，并将国家的具体行为认定为对某一领土确立主权的合格证据。另外，不同形式的公平原则在领土划界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发展。此外，案例法还论及承认、默认、默示协定和禁止翻悔的效力。划界和标界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审议，并可得到进一步澄清。

34. 总而言之，该专题将按照国家实践和各国际性法院及法庭的界定和说明，提出划定和标定领土的原则。委员会不妨申明相邻国家可据以自行商定共同边界的一些基本原则，并申明，在发生争端时，任何现有所有权均优于任何“有效控制”。委员会也不妨探索所有权与“有效控制”之间的其他关系以及公平，特别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公平的作用。委员会还可以对影响标界技术性任务的法律问题加以讨论。

#### 简要参考书目

Abou-el-Wafa, A., “Les différends internationaux concernant les frontières terrestres dans la jurisprudence de la CIJ”, *Recueil des cours*, vol. 343 (2009), pp. 9-570.

African Union Border Programme, *Delimitation and Demarcation of Boundaries in Africa: General Issues and Case Studies* (Addis Ababa,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2013).

Alvarez-Jimenez, A., “Boundary Agree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s Case Law, 2000-2010”, *EJIL* (2012), pp. 495-516.

Corten, O., Delcourt, B., Klein, P., Levrat, N., (eds.) *Démembrement d’États et délimitation territoriales: l’uti possidetis en question(s)* (Bruxelles, Collection de droit international, Bruylant, 1999).

Oye Cukwurah, A., *The Settlement of Boundary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7).

Crawford, J.,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Kaikobad, K. H., *Interpretation and Revision of International Boundary Deci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Kohen, M. G., *Possession contestée et souveraineté territori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Kohen, M. G., “La relation titres/effectivités dans la jurisprudence récent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in Alland, D., Chetail, V., de Frouville, O., and Viñuales, J. E. (eds.), *Unité et diversité du droit international : écrits en l'honneur du Professeur Pierre-Marie Dupuy* (Leiden/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14), pp. 599-614.

Lalonde, S. N., *Determining Boundaries in a Conflicted World: The Role of Uti Possideti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López Martí n, A. G., *El territorio estatal en discusión: la prueba del t tulo* (Madrid, McGraw-Hill, 1999).

Pellet A., “Remarques cursives sur les contentieux ‘africains’ devant la C.I.J.”, in Kamba, M., and Mbengue, M. M. (eds.), *L'Afriqu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 variations sur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 Liber Amicorum Raymond Ranjeva* (Paris, Pedone, 2013), pp. 277-295.

Prescott, V., and Triggs G.,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Leiden/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8).

Ratner, S. R., “Drawing a Better Line: *Uti Possidetis* and the Borders of New States”, *AJIL*, vol. 90 (1996), pp. 590-624.

Shaw, M. 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Law of Territory”, in Tams, C. J. and Sloan, J., (ed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51-176.

Soci é 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La fronti ère: colloque de Poitiers* (Paris, Pedone, 1980), p.304.

## E. 国际法下的补偿

35. 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有义务就所造成的伤害作出充分赔偿。这一基本原则基于既定判例法，已由委员会编入 2001 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31 条。第 36 条将补偿单列为一种赔偿<sup>35</sup> 形式。

36. 虽然各国往往倾向于补偿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赔偿，但《2001 年条款》仅就量化补偿提供了有限的指导。有人指出，《2001 年条款》及相应评注对因果关系作的是一般性讨论。因果关系是国际法中确定损害赔偿的一项基本要求。责任国仅须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此外，很难选择适当的方法来评估被攫取或被摧毁资产的资本值(已经出现的损害)。评估此类资产“公平市价”的方法很多，包括资产价值或重置成本、可比交易办法、备选方案办法和现金流量贴现办法，彼此难分高下。如不计入投机利益，确定可预见利润的损失(损失的利益)也仍然是个难题。<sup>36</sup> 此外，最近的司法实践在判赔复利方面出现了趋同——这一问题在条款中未予处理。<sup>37</sup>

37. 量化补偿在国际责任法中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专题。特别报告员加埃塔诺·阿兰焦-鲁伊斯在其第二次报告中相当详细地讨论了“等值赔偿”。<sup>38</sup> 1992 年，委员会决定以第 44 条草案的形式通过特别报告员提议的两个条款草案中较短的版本。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在二读中增添了关于利息的第 38 条草案，不过支持委员会采取“灵活和通用”的办法。<sup>39</sup> 他指出，外交保护领域之外最近的判例法很少，大多数关于量化的判例法涉及的是征用赔偿的首要义务。然而，与此同时，他承认，关于补偿的法律“变化多端引人注目”，正在不同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sup>40</sup>

38. 自从通过《2001 年条款》以来，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关于量化补偿的判例法有所增加和多样化，足以使得编纂和逐渐发展该专题具体可行。这方面的案例法有一部分涉及国家间的索偿，但是许多相关的裁决处理的都是自然人或公司提出的索偿要求。人权和海洋法等领域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采取了较一致的量化补偿办法。国际投资仲裁中这样的情况较少，做法普遍更为多种多样。尽管如此，仲裁

<sup>35</sup> 《2001 年条款》提及的“补偿”一词在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往往与“损害赔偿”交替使用。

<sup>36</sup> Marboe, I., Die Berechnung von Entschädigung und Schadensersatz in der internationalen Rechtssprechung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9); and Wäde, T. W. and Sabahi B. “Compensation, Damages and Valu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vol. VI (2007), pp.1-64.

<sup>37</sup> 《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8-109 页。

<sup>38</sup> 《1989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 页，A/CN.4/425 和 Corr.1 及 Add.1 和 Corr.1。

<sup>39</sup> 《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3 页，A/CN.4/507 和 Add.1-4，第 47-51 页。

<sup>40</sup> 同上，第 49-50 页。

法庭对关于量化补偿的法律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例如创新性地将征用补偿标准适用于非征用性的违反国际法行为。这些事态发展表明，在国际责任法中采用更一般性的方法进行定量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39. 在编纂和逐渐发展有关的规则方面，委员会可以依靠其以往在国家责任、国际组织的责任和外交保护方面所作的工作，并借鉴司法和仲裁机构在不同国际法领域的实践。

40. 根据案件事实和所涉首要义务，关于量化的规则可能各不相同，并可能因此导致产生特别法。尽管存在特别规则，但也许可以阐明一些可适用的通用规则和原则。在这方面，《2001年条款》在司法实践中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十分重要。<sup>41</sup>

41. 委员会可以基于现有的实践审议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关于量化补偿的相关法律问题包括：区分事实的因果关系和法律的因果关系；竞合因果关系和补偿分配；确定适用的补偿标准；评估公平市价的不同方法，包括其相互关系；确定利润损失；选择利率；采用单利和复利。

#### 主要参考书目

Bollecker-Stern, B., *Le préjudice dans la théorie de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Paris: Pédone, 1973).

Buder, W., *Die Lehre vom völkerrechtlichen Schadensersatz* (Berlin: Ludwig Begach, 1932).

Crawford, J., *State Responsibility: The General P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Crawford, J., Pellet, A. and Olleson, S., (eds.),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rgent, P., *Les réparations de guerr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s Etats à l'épreuve de la guerre* (Bruxelles, Bruylant, 2002).

Graefrath, B., "Responsibility and Damages Cau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ibility and Damages", *Recueil des cours*, vol. 185 (1984-II), pp. 9-149.

Gray, C., *Judici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ollkaemper, A. and Plakokefalos I., *Principles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n Appraisal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sup>41</sup> A/62/62 和 Corr.1 及 Add.1、A/65/76、A/68/72。

Marboe, I., *Die Berechnung von Entschädigung und Schadensersatz in der internationalen Rechtssprechung*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9).

Ripinsky, S. and Williams, K.,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8).

Personnaz, J., *La réparation du préjudi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 Recueil Sirey, 1939).

Shelton, D.,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Tschanz, P-Y and Viñuales, J.E., "Compensation for Non-expropriatory Breach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26(2009), 729-743.

Wälde, T. W. and Sabahi B. "Compensation, Damages and Valu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vol. VI (2007), p.1.

Whiteman, M.,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Law* (Hudson, New York, Periodicals Service Co., 1937).

#### F. 国际法中的证据原则

42. 国际诉讼近年来已成为一个专业化的领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数量急剧增加，它们处理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除国际法院外，各种其他法院和法庭也按照国际法处理真相调查和证据的各方面问题，这其中包括国际仲裁法庭及国际性刑事法院和法庭。确定事实也与调查委员会密切相关。这类机构裁定国与国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争端，处理个人担责的情况，或就涉及国际社会利益的情况确定事实并提出调查结果。目前在国际诉讼、仲裁和调查中存在关于证据的国际法律实践。

43. 证据的目的是向法院或法庭提供对某些事实的证明。<sup>42</sup> 不言而喻，认定事实是司法任务<sup>43</sup> 或任何实况调查工作的一个基本要素，无论处理相关事项的是国内还是国际平台均是如此。但是，不同于国家法律制度中现有的情况，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在确定其裁决所依据事实的认定程序方面有相对更大的自由度。<sup>44</sup>

---

<sup>42</sup> Anna Riddell and Brendan Plant,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9), p. 79.

<sup>43</sup> 同上，第1页。

<sup>44</sup> 同上，第2页。

44. 法律学术界围绕证据法进行的讨论一直由对抗制和纠问制这两种办法主导，分别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关联。<sup>45</sup> 迄今为止，学者们的观点是，由于公认两个法系之间存在鸿沟，因此无须持续查究这个议题。<sup>46</sup> 然而，近年来对它的研究一直存在，在国际一级，国际法学会(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sup>47</sup> 和英国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开展了一些工作。<sup>48</sup>

45. 国际法中的证据法包括一套基本的广泛原则。<sup>49</sup> 有人说，国际一级制度的“规定具有普遍性、宽松性和稀缺性。”<sup>50</sup> 对各种实践的简要调查显示，程序和证据规则宽泛地涉及以下三个可能需要审议的方面：(a) 证据事项的组织工作；(b) 证明问题；(c) 可采性审议。

46. 组织工作涉及的事项包括在证据——无论是书证还是证言——的出具、开示和撤回等方面各方的权利和责任以及法院或法庭的权力。涉及证明问题时，关键的考虑因素包括证明责任与举证(说服)责任的区分、“举证责任归原告”基本原则的适用及与适用该原则有关的困难。这方面的实践也涉及围绕书状和证据的提出、当事方的合作义务、与证据有关的推定和推论及其对证据的影响等问题的原则。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证据的标准，加上涉及不要求证明的事项(司法认知、“法院知法”)。关于证据的可采性和使用，实践中涉及的问题包括关于可采性及相应限制的一般规则、关于提交证据的原则、证据的认证和评估以及关于书证和证言可采性的具体考虑。其他附带事项涉及国际性法院的咨询职能。

47. 委员会自 1958 年通过《仲裁程序示范规则》<sup>51</sup> 案文以来，一直没有全面地处理程序和证据事项。各类不同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各有专门针对自身业务的特有规则和程序，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处理民事诉讼的法院或法庭的规则和程序不同于处理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的法院或法庭的规则和程序。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往往依据不同来源给予它的任务授权，以及与其设立有关的任务规定所载条款和条件。因此，这方面所涉制度各不相同。为此，委员会审议该专题时会分析各种司法性国际进程——无论它们属于民事、刑事、仲裁性质，还是归于调查委员会之列——采用的一整套权威性惯例、程序和技巧，然后以此为基础拟订一些原则。

<sup>45</sup> John D. Jackson and Sarah J Summers,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Criminal Evidence: Beyond the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Trad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1.

<sup>46</sup> 同上。

<sup>47</sup>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Chittharanjan F. Amerasinghe, Rapporteur, *Principles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Annuaire 2003, pp.139-398.

<sup>48</sup> 一般情况见 Riddell and Plant,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2。

<sup>49</sup> 同上。

<sup>50</sup> 同上。

<sup>51</sup> 《1958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 段。

可以想象，对该专题的研究将要求区别对待涉及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仲裁程序和调查委员会实况调查的各种惯例。

主要参考书目

Amerasinghe, C. 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Boston/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

Amerasinghe, C. F., Rapporteur,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Annuaire* 2003, pp. 139-398.

Higgins, R., “Respecting Sovereign States and Running a Tight Court Room”, *ICLQ*, vol. 50 (2000), p. 121-132.

Jackson, J. D. and Summers, S. J.,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Criminal Evidence: Beyond the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Tradi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Lillich, R.B., *Fact-finding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rdsley-on-Hudso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92).

Riddell, A. and Plant, B.,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9).

Sandifer, D., *Evidence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5).

Riesman, W. M. and Skinners, C., *Fraudulent Evidence before Public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Valencia-Ospina, E.,“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ternational Law Forum du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1 (1999), p. 203.

## 附件

### 关于今后可能专题的提案和建议<sup>a</sup>

#### A. 国际法的渊源<sup>b</sup>

- (a) 国际法的渊源(1970 年)
- (b) 与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际法主体或此类主体相互间缔结的国际协定(1971 年)
- (c) 参加条约问题(1971 年)
- (d) 非书面形式的国际协定(1971 年)
- (e) 多边条约拟订程序(1979 年)
- (f) 不具约束力的文书(1996 年)
- (g) 适用于国际组织决议的法律(1996 年)
- (h) 国际组织决议效力的控制(1996 年)
- (i) 国际组织在国际法新规则形成中的作用(1996 年)
- (j) 习惯规则的法律效力(1996 年)
- (k) 一般国际法规范的发展(1996 年)
- (l) 条约必须遵守(包括执行国际法)原则(1997 年)
- (m) 普遍适用(2000 年)
- (n) 默认及其对各国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效力(2006 年)
- (o) 条约体制之间的冲突(2007 年)
- (p) 国际法中的等级(2011 年)
- (q) 国际法规则的自动执行性(2012 年)
- (r) 国际法重述(2007 年)

<sup>a</sup> 本清单应结合关于根据嗣后情况发展审查 1996 年编订的专题清单的工作文件(A/CN.4/679)阅读。

<sup>b</sup> 同上，第 7-16 段。

**B. 国际法的主体<sup>c</sup>**

- (a) 国际法的主体(1949 年)
- (b) 承认的标准(1949 年)
- (c) 政府的承认(1949 年)
- (d) 领土管辖权的义务(1949 年)
- (e) 国家的领域(1949 年)
- (f) 国家的独立和主权(1962 年)
- (g) 国家地位(1971 年)
- (h) 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1970 年)
- (i) 一国,尤其是新的国家有权根据其宣称的意识形态,从社会和经济方面确定、实施和完善其政治形式,并为实现这一目的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如非殖民化、正常化、国有化,以及采取步骤控制其一切自然资源并确保这些资源用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1970 年)
- (j) 每个国家都有权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步骤,以维护其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进行自卫(1970 年)
- (k) 对政府的承认与交战问题(1971 年)
- (l) 国际组织支持国际权利主张的能力(1971 年)
- (m) 代议制政府(1996 年)
- (n) 国家地位的标准(1996 年)
- (o) 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律主体(1997 年)
- (p) 国家的承认(1998 年)
- (q) 不干涉与人权(1998 年)
- (r) 国际法的主体(2007 年)
- (s) 划界原则(2010 年)

---

<sup>c</sup> 同上,第 17-20 段。

<sup>d</sup> 同上,第 21-24 段。

### C. 国家和其他法人的继承<sup>d</sup>

- (a) 在国际组织成员资格和对国际组织的义务方面的国家继承(1996年)
- (b) 同国家继承有关的“既得权利”(1996年)
- (c) 国际组织的继承(1996年)
- (d) 在发生国家继承情况下与国际组织的条约(1998年)
- (e) 国家继承涉及的法人国籍(1999年)
- (f) 国家继承对国际组织成员资格的影响(2010年)
- (g) 涉及国家责任的国家继承(2013年)

### D. 国家管辖/管辖豁免<sup>e</sup>

- (a) 对外国行为的承认(1949年)
- (b) 对外国的管辖权(1949年)
- (c) 对于在国家领土外实施的罪行的管辖权(1949年)
- (d) 国家的领域(1949年)
- (e) 国家法律涉及的国际法义务问题(1949年)
- (f) 条约与国内法，特别是国家宪法之间的冲突(1970年)
- (g) 另一国的领土(1971年)
- (h) 涉及驻扎在另一国领土内的武装部队的管辖豁免(1971年)
- (i) 外国和外国法人团体的豁免(1972年)
- (j) 国内立法的境外适用(1992年)
- (k) 执行豁免(1996年)
- (l) 对公务的管辖权(*compétences relatives aux services publics*)(1996年)
- (m) 对民事事项的普遍管辖权(2004年)

### E. 国际组织的法律<sup>f</sup>

- (a) 国际公务员制度的一般原则(1996年)

<sup>e</sup> 同上，第 25-28 段。

<sup>f</sup> 同上，第 29-30 段。

- (b) 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1996年)
- (c) 国际组织的管辖权(默示权力、个人管辖权和领土管辖权)(1996年)
- (d) 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以及不同类型的组织(1971年)
- (e) 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1998年)
- (f) 国际会议和多边公约缔约方大会决策程序示范规则(2011年)

F. 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地位<sup>8</sup>

- (a) 国籍法(1949年)
- (b) 庇护权(1949年)
- (c) 引渡(1949年)
- (d) 国际法庭和国际组织的管辖权，特别是国内管辖权当局要求在涉及人权问题时不适用国际管辖权(1970年)
- (e) 各国适用的国籍法(特别是关于给予国籍的条件)之间的差异产生的问题(1971年)
- (f) 多重国籍和其他涉及国籍的问题(1971年)
- (g) 难民问题(1990年)
- (h) 新一代人权(1990年)
- (i) 少数民族权利(1991年)
- (j) 关于国际移徙的法律(1992年)
- (k) 关于个人的国际法(1996年)
- (l) 人权和民主制度的维护(1996年)
- (m) 引渡程序中的人权保障(1997年)
- (n) 国际信息秩序原则(1997年)
- (o) 死亡威胁下的人口大规模流亡(1997年)
- (p) 人的克隆和基因操控(1997年)
- (q) 外国人待遇法(1999年)
- (r) 国际法中的非歧视(2000年)

---

<sup>8</sup> 同上，第 31-37 段。

- (s) 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地位(2000 年)
- (t) 人道主义保护(2000 年)
- (u) 侵犯人权行为的国际法律后果(2000 年)
- (v) 危急情况下人员的国际保护(2003 年)
- (w) 保护责任(2004 年、2005 年)
- (x) 国际责任产生的个人权利(2013 年)

#### G. 国际刑法<sup>h</sup>

- (a) 对于在国家领土外实施的罪行的管辖权(1949 年)
- (b) 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1971 年)
- (c) 袭击外交人员和接受国根据国际法规定有责任特别保护的其他人(1971 年)
- (d)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中未提到的国际罪行(1996 年)
- (e) 腐败及相关做法的法律方面(2000 年)
- (f) 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管辖权问题(2000 年)
- (g) 因特网与国际法(2008 年)

#### H. 国际空间的法律<sup>i</sup>

- (a) 国际海湾和国际海峡(1967 年)
- (b) 空中强盗行为(1971 年)
- (c) 国际水道污染(1972 年)
- (d) 全球公域(1992 年)
- (e) 人类的共同遗产(1996 年)
- (f) 跨界资源(1996 年)
- (g) 人类的共同利益(1996 年)
- (h) 海洋划界法(2012 年)

---

<sup>h</sup> 同上，第 38-39 段。

<sup>i</sup> 同上，第 40-45 段。

<sup>j</sup> 同上，第 46-47 段。

I. 国际关系/责任的法律<sup>j</sup>

- (a) 消灭时效是否是国际法一部分的问题(1949年)
- (b) 禁止滥用权利(1949年)
- (c) 职能保护(1996年)
- (d) 国际组织的国际代表权(1996年)
- (e) 损害(1998年)
- (f) 补救办法(1998年)
- (g) 修订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以期就使馆及其工作人员的破产问题作出规定等(1998年)
- (h) 领事职能(2010年)
- (i) 有义务不承认国家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义务而造成的状况为合法(2014年)

J. 环境法<sup>k</sup>

- (a) 环境法(1971年)
- (b) 保护不受国家管辖的地域(“全球公域”)环境所涉法律问题(1991年)
- (c) 环境保护(1990年)
- (d) 各国保护人类环境的权利和义务(1992年)
- (e) 环境法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避免环境冲突的国际管制准则(2000年)
- (f) 预防原则(2000年)
- (g) “谁污染谁付费”原则(2000年)

K. 经济关系法<sup>l</sup>

- (a) 经济和贸易关系(1971年)
- (b) 多边贸易规则(1970年)
- (c) 资本投资的法律情况及有关协定(1993年)
- (d) 国际经济关系法(1990年)

---

<sup>k</sup> 同上，第48-49段。

<sup>l</sup> 同上，第50-51段。

- (e) 国际投资法律制度(1990 年)
- (f) 国家和外国企业间合同所涉法律问题(1990 年)
- (g) 经济发展所涉法律问题(1990 年)
- (h) 关于外债的国际法律规定(1991 年)
- (i) 资本投资的法律情况及有关协定(1991 年)
- (j) 关于商品贸易的体制安排(1991 年)
- (k) 与国家财产私有化有关连的国际法律问题(1996 年)
- (l) 投资法律的基础(1997 年)
- (m) 外国投资(1997 年)
- (n) 贸易和投资(1997 年)
- (o) 母子公司关系(1998 年)
- (p) 国家合同(1998 年)

#### L. 武装冲突/裁军法<sup>m</sup>

- (a) 禁止战争(1962 年)
- (b) 战争和中立法(1962 年)
- (c) 禁止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1971 年)
- (d) “武装冲突”的概念(1971 年)
- (e) 武装冲突对国家间法律关系的影响(1971 年)
- (f) 与国内武装冲突有关的问题(1971 年)
- (g) 武装冲突中特定类别人员的状况和保护(1971 年)
- (h) 禁止和限制使用某些战争方法和手段(1971 年)
- (i) 修订有关武装冲突和保护平民的规则(1990 年)
- (j) 裁军的法律方面(1991 年)
- (k) 关于国家间军备、武器及军事设备出售或其他转让的登记的必要法律机制(1992 年)

<sup>m</sup> 同上，第 52-53 段。

- (l) 适用于非军事化和(或)中立地区的一般法律原则(1996年)
- (m) 适用于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进行武装制裁的一般法律原则(1996年)
- (n) 睦邻关系(1997年)
- (o) 与国际和平及安全有关的法律(1997年)
- (p) 经济制裁(1998年)
- (q) 集体安全法(1999年)
- (r) 联合国会员国和(或)区域组织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授权下诉诸武力(2005年)
- (s) 国际法中先发制人使用武力(2005年)
- (t) 在国内冲突中使用私人军队产生的法律影响(2006年、2007年)
- (u) 多国公司卷入国内冲突的法律影响(2006年、2007年)
- (v) 安保机构卷入国内冲突的法律影响(2006年、2007年)
- (w) 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当代冲突中非国家武装团体的适用性(2011年)

#### M. 争端的解决<sup>n</sup>

- (a)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1949年)
- (b) 更频繁地诉诸仲裁和司法解决(1962年)
- (c) 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1962年)
- (d) 执行国际法(1962年)
- (e) 国际法律程序的问题，例如和解示范规则(1968年)
- (f) 起草新的联合国实况调查机构规约，以协助大会审议这一问题(1968年)
- (g) 国际组织成为由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的当事方的安排(1968年)
- (h) 审查解决国际争端的所有既定机制(1970年)
- (i) 国际调查(实况调查)委员会(1991年)
- (j) 通过联合国机构调停与调解的程序(1996年)
- (k) 解决有关未来编纂公约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条款范本(1996年)

---

<sup>n</sup> 同上，第54-58段。

- (l) 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和方法(1997 年)
  - (m) 证据(1998 年)
  - (n) 国际法中的多元管辖权(1998 年)
  - (o) 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和方法(1997 年)
  - (p)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义务的范围和内容(2005 年)
  - (q) 可能可以列入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的解决争端示范条款(2011 年)
  - (r) 各类行为者(国家、国际组织、个人、公司等)将争端提交各种不同的解决争端机制以及它们在这些机制中的地位(2011 年)
  - (s) 各种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管辖之争以及在任择条款下作的声明, 包括拟订可供列入任择条款的示范条款(2011 年)
  - (t) 改进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2011 年)
-